

爱博这东西她没经历过
也从未想过自己怎么能就成了「真爱」呢？

清川日常

多多
木多 著



上





清川日常

多木木多 著

上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川日常 (上、下) / 多木木多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11-2180-4

I. ①清… II. ①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6310号

书 名: 清川日常 (上、下)

著 者: 多木木多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于怀新

特约编辑: 翡 翠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9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180-4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有女名薇·····	001
第二章	争奇斗妍·····	015
第三章	宠爱如荆·····	030
第四章	无妄之灾·····	047
第五章	神仙打架·····	063
第六章	情窦初开·····	077
第七章	君心如山·····	093
第八章	懵懵懂懂·····	109
第九章	李薇有喜·····	125
第十章	闭府读书·····	142
第十一章	母子兄弟·····	159
第十二章	李薇产女·····	177
第十三章	几家心思·····	195
第十四章	得偿所愿·····	218
第十五章	踌躇满志·····	235
第十六章	养儿教女·····	250
第十七章	怅然若失·····	264
第十八章	步步紧逼·····	284
第十九章	我心匪石·····	302
第二十章	一步一步·····	318

目录



目录

第二十一章	渐渐成长	335
第二十二章	公主悲歌	351
第二十三章	红颜如画	368
第二十四章	春色如新	385
第二十五章	各怀心事	399
第二十六章	父老子壮	416
第二十七章	兄友弟恭	433
第二十八章	登高望远	449
第二十九章	耳闻心惊	466
第三十章	得陇望蜀	483
第二十一章	各有心思	500
第二十二章	水入油锅	518
第二十三章	且顾眼下	534
第二十四章	幼树临风	549
第二十五章	前车之鉴	567
第二十六章	子肖其父	582
第二十七章	情孽私心	597
第二十八章	心中有情	616
第二十九章	千般算尽	634
第四十章	始终如一	652

康熙三十四年秋，紫禁城，乾东五所。

宫女玉瓶有些发愁地问李薇：“格格，今天真吃羊肉啊？”不等李薇回答就自顾自地往下说，“万一四阿哥来呢？现在这个天气吃点儿素的好，羊肉多腥啊，您还非要吃烤的羊肉串！喝点儿瓜菜汤，吃个凉拌木耳不是很好吗？又清爽又开胃。”

李薇放下手里的绣样册子，也不好跟她解释，直接吩咐道：“我想吃，你只管吩咐膳房去做，告诉他们多放辣椒粉和孜然粉，肉要切成手指肚那般大，肥瘦各半，要烤得滴油，咸香油辣才好！不许放花椒，再配着一锅羊肉汤底的汤菜就行，放些粉丝、粉条、油豆腐、黄花菜，剩下的让他们看着做。面食只要烤得焦焦的芝麻饼。”

玉瓶苦着脸去膳房点菜去了，路上刚好遇到了福晋的宫女石榴，她也去膳房点膳，两人便结伴而行。

虽然膳房还是在阿哥所里，但出了四阿哥的院子就算是外面了，两个年纪轻轻的小宫女还是有些害怕。

石榴年纪比玉瓶大些，十六了，在福晋那里也是数得上的人，只是四福晋身边能干的太多反而显不出她。

两人一前一后到了膳房，玉瓶退后一步让石榴先说，石榴点了二凉四热两道汤品四道面点就退下了。她也不急着走，就站在三步远外等着玉瓶。

玉瓶细细交代了李薇要的菜，膳房的太监认真地听着。四阿哥身边的李格格大小算个主子，最爱鲜味儿，他们伺候惯了的，深知越是不起眼的小主子越是怠慢不得，嘴上甜点儿，脚下勤快点儿，只当结个善缘。

“姑娘瞧好吧，还交给小李子来做，他做这个在行。格格还要点别的吗？”老太监笑眯眯地说。

玉瓶没说道李薇换菜单有些丧气，道：“剩下的你们看着上吧，格格倒是爱极了你们上的酸梅汤，你直接让我提一罐子走吧。”

老太监回身挥挥手，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太监从一旁的小太监手里接过一个紫红色的小陶瓮，却没递给玉瓶。老太监接过来转身给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太监，说：“哪能劳烦姑娘亲手拿？让这孩子跟着姑娘走一趟吧。”

玉瓶也没坚持，她在宫女里头也算是有头脸的，亲手提个陶瓮确实不大像样，有人代劳最好，她也回敬老太监般微微一福：“多谢爷爷疼我。”

老太监站着受了，笑咪咪地送了两步，看着石榴和玉瓶一起走了。

石榴和玉瓶走进四阿哥的院里就分开了，石榴径直回正房，玉瓶穿过角门回到后面。

乾东五所现在是住满了，如今阿哥里面出宫建府的只有大阿哥一个，二阿哥是太子住毓庆宫，往下三阿哥到七阿哥都在这里住着，倒是八阿哥被挤到西五所去了，那边就住了他一个。

紫禁城是前明时建的，年深日久，上瓦下梁，庭前屋后，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儿小问题。比如，听说三阿哥那边的院子里就有两处青石板下面是空的，下雨时底下积水，一不小心就会踩进一鞋底的水。

四阿哥落地后是康熙爷抱给承乾宫养的，佟佳氏，宫里头一份。去后封了孝懿皇后，再没有比她热乎的了。四阿哥因为从小跟着养母孝懿皇后，等孝懿皇后没了，他的生母乌雅氏又受封德妃，膝下已生有二子二女，任谁也不敢小看，所以四阿哥的院子在阿哥所里不是位置最好的，却是住起来最舒服的一个。

比他早两年进阿哥所的三阿哥因荣妃马佳氏早已失宠，院子反倒没有他的好。余下能跟四阿哥比一比的只有宜妃所出的五阿哥。七阿哥和八阿哥两个就更别提了。

四阿哥这院子有三进。头一进被他当作书房了，一正屋两厢房，前两侧角门都有人看管，平时不许人进出。二进住着四福晋，也是一正两厢。如今两侧厢房都暂时空着。

最后一进是后罩房，一溜大大小小十个房间，现在只住李薇和宋氏两个格格。日后有没有新的小伙伴进来就不好说了。

四福晋嫁进来才半年，二进院子里移栽的花木还是新鲜的呢，红花绿叶相映成趣。墙角八个盛水的太平缸上面浮着碗莲，下面养着各种名贵锦鲤。

石榴从角门进来便沿着右边的屋檐走过来，到正屋前放轻了脚步。屋门前守着一个太监和一个小宫女，见她来立刻矮半身行礼，但并不叫福。在主子跟前伺候时，宫女太监们是不许出声的，除非主子发话。

石榴摆摆手，轻手轻脚地进去。

堂屋里站着两个宫女，见到她也是矮半身蹲了个福，石榴照样摆摆手往左侧的书房走去。刚才她出来前四福晋就在这里抄经，进去前她看了眼摆在堂屋里的西洋大座钟，刚刚中午十一点，钟的鸣时早让太监给掐了，这东西看时间是好使，就是个头太大，报时的时候声音太响，有些吵闹。

书房里除了站在书桌前抄经的四福晋外，一侧还守着两个大宫女和一个嬷嬷。

石榴想要把李格格叫菜的事禀报给四福晋，就站在了书桌一侧。

四福晋乌拉那拉·元英，她是康熙三十三年选秀女，指婚后又过了一年才嫁进来，伺候四阿哥才半年多点儿。她的个头虽然不比石榴和屋里其他宫女低多少，但脸看着还带着稚气。她穿一身深枣红的长旗装，衬得她整个人大了两三岁，下踩一双两寸高的花盆底鞋，头上没戴旗头，只在脑后梳了个把子，额前鬓边抿得油光水滑，不见一丝乱发。

她面容严肃，虽然年纪小却无人敢小看她一分。石榴刚才进来时她已经看到了，见她站在那里，写完这章放下笔转身坐在榻上，端起茶抿了一口润润喉咙才目视石榴等石榴回话。

石榴上前一个深蹲万福，再利落起身，近前两步小声把玉瓶报的菜单报了一遍，然后不置一词退后，再是一个万福，退回那两个宫女处站好。

元英听了石榴的话像是没听到似的，放下茶碗继续回去抄经，等抄完这一卷才长出一口气。

这时屋里的四个人才忙活起来，石榴和另一个大宫女葡萄出去喊小丫头打热水进来给福晋洗手净面，屋里的福嬷嬷扶着福晋小心翼翼地在榻上坐下，剩下的大宫女葫芦则跪在榻前给福晋脱下花盆底鞋，然后轻轻地给她揉脚。

元英闭目休息了会儿，福嬷嬷一直慈爱地看着她，等她睁开眼才上前问道：“福晋是这会儿起来还是再歇歇？”

“起来吧，让他们传膳，吃完我还要再抄一卷。”元英用热手巾洗了把脸，打起精神后让葫芦再给她把鞋穿上。

福嬷嬷心疼道：“福晋，用完膳还是先小睡一下吧。”站着抄经腰背和腿脚最受累了，一天两卷经抄下来，到晚上脚都肿了。

“嬷嬷……”元英不同意地摇摇头，“这是我的孝心，怎么能嚷累呢？何况，我这样就累了，那还有更虔诚的怎么说呢？”

更虔诚的就是跪着抄。

元英也不是不能跪着抄，她只是怕人说她以孝显名。在宫里像她这种抄法，也只是不过不失而已。

泯然众人不是不好，只是她总嫌不够，却一时想不到好法子。她心里是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福嬷嬷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佛祖勿怪！”却再不敢劝了，她怕再劝下去福晋真跪着抄了，那跪一天下来腿就不用要了。

一会儿膳房鱼龙般送膳过来，杯盘碟碗摆了三张桌子。中午四阿哥不回来，元英自己用膳也不让支大桌子，她坐在榻上，面前的小炕桌上摆的是她爱吃的，榻下的条案上也摆得满满的，只是她几乎未动一下筷子。

她随意拣了两口菜，吃了一碗米饭，便叫人撤了。福嬷嬷上前劝道：“福晋累了一早上，不如再多用点儿？”

元英轻轻摇头，道：“撤吧，这些菜都是好的，我也没动过，撤下去你们分一分吧。”石榴带着人连小桌子一起端出去交给外间的宫女，里面的好菜自然会有人给她们留下来。

伺候完福晋漱口，福嬷嬷搬来两个大隐囊放在福晋背后，榻上的小炕桌也挪了出去，道：“福晋略歪歪，停一刻再抄吧。”

用完膳后，元英也有些身倦神疲，可她一向是习惯先把事情做完再休息，不然歇也歇不安稳，就从榻上起来道：“不必了，抄完再歇也是一样。”

福嬷嬷苦心要劝，但深知福晋的习惯只好帮着铺纸，再叫来石榴磨墨。她却心里暗道，等抄完了经，四阿哥刚好从书房回来，那时候才真是歇不成啦。可她也明白福晋想等四阿哥回来时，她刚好抄完了经，也好跟四阿哥表一表功，不然福晋一天只抄了一卷，反而显得懈怠、懒惰。

元英抄着进宫来后抄了足有百遍的《法华经》，心里却想着石榴说的李格格中午特意要的多加辣椒的烤羊肉。

她进宫后跟四阿哥后院的女人也算是打了半年多的交道了，宋格格是个温柔敦厚的女人，四阿哥对她只是淡淡的，倒是这个李氏，不争先、不掐尖、不爱在四阿哥面前表功，也不爱在她面前献殷勤，可她就是入了四阿哥的眼。

她开始也没把李氏放在眼里，到现在却觉得李氏是个聪明人，只是这份聪明，不但她看明白了，四阿哥更是看明白了。正因为四阿哥看明白了，他才把李氏放在心上了，而她看明白了，反倒对李氏不知如何处置了。

元英在心里道，这李氏再聪明一分，就是精明，那四阿哥自然不会喜欢；如果再笨一分，聪明不到点子上，她也有法子治她。现在这样实在是叫她为难。

因为李氏现在真称得上是谨守本分，对她这个福晋也是知道退避，就是对着宋氏这个比她先伺候四阿哥的人也是尊敬体贴的。她要是假装的，元英绝对能找机会拆穿她，偏偏人家实心实意。

元英手下的笔不由得重了三分，一句“以此妙慧、求无上道”的最后一个字写得尤其凌厉。左看右看不像样子，只好把这一截儿裁了重抄。

心静，要心静。元英再三告诫自己，李格格是真乖巧总好过假天真。一个懂事的人总是能商量的，何况，她也不过是个汉女罢了。

另一边。

李薇中午痛快地大吃了二十几串羊肉串，喝了两大碗羊肉汤，天还没到黄昏，她嘴上就起了两个泡。

玉瓶又急又气，赶紧拿芦荟碧玉膏用玉簪挑了给她敷在嘴角，哭丧着脸道：“我的好格格，您这又是何苦呢？吃了这个自己受罪不说，又有几天不能伺候四阿哥了！”

李薇现在嘴一张大就有撕裂般的刺疼，连说话也不敢说，含混道：“我天天在屋里闷着，也就这一个爱好了，你就别念了。”

玉瓶轻轻跺脚，急道：“格格……”

李薇对着镜子照照，刚才上药前洗了脸，脂粉都洗掉了，她也没再涂，只在嘴唇

上润了点儿口脂。

她对玉瓶道：“别站着了，你现在赶紧去跟张德胜说一声，我这样不能伺候阿哥，让他记得跟他师傅说。咱们晚上随便吃点儿，不用动火炒菜了。”

玉瓶有一个好处就是听话，虽然心疼李薇也赶紧去了。

宫嫔有恙，特别是在脸上身上能看到的的地方是不能伺候的，免得让贵人看了不雅、不快，让贵人染上不洁。

玉瓶先去书房找张德胜，再去正院找福晋的大丫头中随便哪个说一声。李格格虽然是她的主子，但身份上来讲实在没资格直接跟福晋说话，这等小事跟福晋身边的小丫头说一句就行。

自从福晋嫁给四阿哥后，李格格贪嘴吃羊肉上火的事不止一两次，所以玉瓶刚出角门就看到了石榴，便直接告诉她了。

接着便去了膳房，这次去老太监正忙着，接待玉瓶的是个小太监。玉瓶没说李薇吃羊肉吃上火的事，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只是说格格晚点简单点儿，最多要一碗清粥几份下粥的小菜，明天早膳也只用清粥，下晌吃什么再说。

小太监人虽小却机灵得很，他们这些下人看主子们的事就当看热闹了，什么事主子们不清楚，他们却都门儿清。老太监在早上一起来跟几个心腹用饭时就说，昨天四福晋去给德妃娘娘请安说话了，今天李格格必点羊肉，三五日内肯定只用清粥，别的什么都不要。

他还交代人早上就把腌好的咸鸭蛋挑个大又好看的洗干净准备着给李格格配粥用，下午也让人给庆丰司打了招呼，明天要上好的老鸭两只，以后每天都要留两只，专用来煲汤给李格格下火。

虽然李格格只要清粥，但他们可不能只给格格上清粥。所以小太监听了玉瓶的话只是满口答应，恭恭敬敬地送人走后，转身回到膳房内见到老太监，笑道：“让爷爷说着了，李主子那边今儿晚上什么都不要，明天早上只要清粥。”

老太监只顾盯着做奶饽饽，闻言只“嗯”了一声。

小太监乖乖退下去，一转头却看到他师傅正在摆膳盒，下层镇着一层冰，上层包着棉布，上上层摆着三个橘子大小的白瓷带盖圆碗，碗形曲线流畅，上下无一丝纹饰，整个白瓷碗摆在那里简直像个白玉圆球，透白透白的。

小太监赶紧上前给他师傅打下手，他师傅看到他殷勤，笑道：“可别说师傅不疼你，等一刻把这膳盒提到李格格那儿去。”

小太监好奇道：“师傅，这是什么啊？”

师傅打开一碗，他一看，居然是酸奶，还散发着袅袅的寒气，可见是刚从冰鉴里取出来的，上面还点缀着紫红色的玫瑰酱。小太监看得口水都快出来了，转头却想刚才玉瓶姑娘来了明明没点这个。

那这是他师傅的孝敬？

小太监这么想，等一刻送过去时一定要在玉瓶姑娘那里给师傅表一表功。结果，他提着膳盒过去时却根本没见到玉瓶姑娘，到门口就让人拦下来了，旁边一个小丫头从他手里接过膳盒，拿了个五钱的银角子赏他。

他还想说两句闲话，那小丫头却摆摆手，竖起手指在嘴上一挡，用力“嘘”了一声把他赶走了。

小太监糊里糊涂地回去见到师傅还委屈地说没给师傅表成功，他师傅拿了刚出锅的龙眼包子塞到他嘴里，笑道：“傻儿子，你就没见屋里站的爷爷穿着什么颜色的袍子？”说完把他撵了出去。

小太监让包子烫得舌头疼也舍不得吐出来，一边吸气一边去屋里找凉茶喝，边喝边回忆。刚才他过去，隔着门帘只能看到站在门边的一个大太监的袍子边，屋里没点灯有些暗，可那袍子好像会反光一样……

嗯？

小太监一口包子凉茶差点没噎死！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蓝布袍子，再想想膳房里各位爷爷的袍子，这才明白师傅是什么意思！怪不得师傅让他过一刻再过去！

那样的蓝缎袍子在这个院子里，只有阿哥身边的大太监才有的穿啊！

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顶着头上的大太阳，一路疾走，身后跟着的苏培盛脚下生风，最后的小太监几乎一路小跑。

进了院子，胤禛才放慢脚步，先去了书房。书房门口守着的小太监们远远看到四阿哥一行人过来，全都早早地跪了下去。

书房的正中央早准备好了一个半人高的铜鼎，里面放着一座正散发着寒气的冰山，冰山雕刻成奇山样式，仔细瞧，上面还有一两位寻胜访幽的旅人正在山阶上漫步。苏培盛从小太监手里提过书和笔墨等物，将今日的功课放在桌上，回头见四阿哥正由小太监伺候着在屏风后小解，他就出来喊人打水来给阿哥洗漱。

哪知刚出来就看到他的徒弟张德胜站在右侧回廊拐角冲他使眼色。

苏培盛让小太监们拿着铜盆、铜壶、手巾、香脂、皂角等物先进去，他往廊下走了两步，招手让张德胜过来。

“今天府里有事？”

张德胜把玉瓶过来告知李格格上火嘴里长泡，不能伺候四阿哥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就盯着苏培盛的脸色瞧。

昨天四福晋去陪德妃说话了，苏培盛就猜到李格格今天肯定要告假，刚想进去就看到张德胜盯着他看，虚打了他一巴掌便让他滚了，苏培盛整整衣服进了书房。

胤禛把手巾扔到小太监捧着的托盘里，理一理袖子皱眉道：“怎么了？”

苏培盛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地说：“张德胜回话，李主子吃了羊肉，上了火嘴上起了泡，怕主子看了腌臢，这几天怕是不能伺候主子了。”

胤禛利眼一眯，沉沉地哼了一声，看了眼书房里搁的略小的西洋座钟，见才四点多，想着去福晋屋里用饭前倒还来得及去看看她，抬脚就出了书房，径直过角门去了后罩院。

二进福晋院里的石榴儿人看到四阿哥从前院往这边来，刚要跪下磕头请安就见四阿哥径直去了后罩院。

宋格格的人看到角门一开，四阿哥进来，直接进了另一头李格格屋里，满心的欢喜顿时像被浇了一盆冷水般。

李薇这边伺候的人一眼看到四阿哥像阵风一样飙进来，一骨碌跪到地上喊吉祥，然后爬起来掀帘子。

胤禛直接进去，玉瓶早跪在堂屋的地上磕头，他也不叫起，掀起布帘子进了里屋，就看到李薇福在屋当中。他上下一打量，见她的鞋只穿了一半，后半截儿根本没来得及提上去，白袜子就那么露着。

“起来吧。”他边说边坐在榻上，伸手扶了她一把，就便拉到身边坐下，“抬起来我瞧瞧。”

李薇抬起半张脸，还没来得及笑一笑，胤禛就伸出手把她的下巴一抬。

她嘴边可是有烂成片的三个大包……李薇伸手就把嘴角盖住了。她虽然是想称病，但可没想恶心四阿哥。

谁知窗户太小，屋里光照也不好，她又站在背光处，四阿哥看不清，皱眉拉开她的手仔细看了看才放开她，由得她坐到一臂远的地方去。

该！

胤禛心中恨恨道。

看着她一副有些后悔的难看样儿，又见她悄悄拿手帕在嘴角轻轻按了按，心知肚明她是怕他看了厌恶她。

该！

他知道她的心思，也明白她是个规矩人。但只记着头顶上的四福晋，倒把他给摆在哪儿了？

难不成他这个主子要去哪个屋里，还要听她们摆布？

他就乐意往她这里来，谁敢说一句废话？

四福晋进来那么久，就算有一二小心思也不敢当着他的面提。

结果这边这个倒是先退了一射之地，她不说话却能把自己给捣鼓病了。

他就这么大马金刀地坐着，阴沉沉地盯着她。

李薇不能不吭声啊，有心要找话题，但一时半刻哪里找得着？

总不能寒暄两句“今天的天儿可够热的”？那也太傻了。

这位爷又不爱人动辄请罪，不然她跪下为自己容颜有损污了贵人眼请个小罪也能打开僵局……

要关心体贴一两句吧，可她看到他袖口上带着墨渍，就知道他这衣服回来后还没换过。他在他自己的书房都没换衣服，肯定是要回福晋那边换。所以，她虽然看到四阿哥的脖领上都是汗，她这里也放着他的衣服，却不能开口问他要不要更个衣。

这不是打福晋的脸，福晋虽然要紧，但这院里头一位的主子是四阿哥。她既然看明白四阿哥要在正院换衣服，就不能提出让他在这里换。

就算看着他不换衣服热得难受也不能提。

要不，上一碗解渴消暑的饮品？

可惜这里的饮品品种不多，能选的就那几样，头一样就是茶。天这么热，他又热

得一身汗，心里又有火气，她总不能上热茶吧？冒着热气的茶端上来谁想喝啊？

除了茶，她这里就剩下酸梅汤了——可这个他也不喜欢。这种酸甜口味、女人爱喝的玩意儿他不沾。

李薇真发愁了，总不能端杯凉白开上来吧？

这时，玉瓶救她来了！

只见玉瓶小心翼翼地把门帘掀开条缝，轻手轻脚极伶俐地闪身进屋，手中捧着的托盘上放着两只白瓷圆盖碗。

她端进来了两碗冰酸奶！

李薇眼睛都亮了！赶紧上前接过来，先捧一碗放在四阿哥面前的炕桌上：“爷试试，这酸奶味儿好得很。倒不是我要的，大概是膳房那边想着爷过来才送来的。”

轻巧巧一句免得四阿哥把这功劳记到她身上，说完低头也不再劝，她自己直接捧着吃了起来。

可算把嘴占住不用说话了，四阿哥来她这里最多一刻就要走，她吃羊肉上火这事也是个老把戏，他早看透了，说什么都是错，干脆不说，大家心照不宣最好。

胤禛见她吃得自在，面前的白瓷碗壁上凝着水汽水珠，他打开盖子，白生生的酸奶像豆腐一样，凉意扑面而来，上面点缀的玫瑰酱有些浸开。他拿起银制小勺尝了口，甜味奶味都不大浓，酸味也很适口，不知不觉一碗就吃完了，浑身的汗和燥意都消了一半。

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便站了起来，李薇心中松了口气跟着送出门，临走前他又看了看她的嘴角，虽然生气但也有些无奈，道：“好生养两天，爷过几天就来看你。”

他生气时，李薇心中忐忑如泰山压顶，他这一温柔，她突然感动得心里一酸，酸完苦涩就漫了上来。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停了有一瞬，四阿哥转身便走了。

李薇回到屋里，坐了半晌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正院里，元英从听说四阿哥回来就打点好了一切等着，小太监小宫女一趟趟把话往回传。

四阿哥进书房了。

四阿哥去瞧李格格了。

四阿哥出来了。

四阿哥往正院来了。

等听到外面的小太监小宫女扑通扑通往下跪，磕头喊吉祥的声音，她忍不住站起来，往门前迎了两步。

门帘一动，胤禛偏头进来了。

元英浅浅一福就站起身，带着浅笑迎上去，伺候着四阿哥往里屋去换衣服。底下人早就捧好了衣服、鞋袜，还有梳头家什等物在旁边候着。

她伺候着四阿哥换了全身的衣服，看里衣全都湿透了，忍不住叹道：“这么热的

天儿，阿哥辛苦了。”

胤禛坐下让人换鞋袜，道：“兄弟几个都是一样的，小的都没喊累，我这个当哥哥的自然不能说累。”

脱了靴子换上单面布鞋，脚上顿时轻快不少。

胤禛舒服地长舒一口气，往榻上一歪，闭目养起了神。

元英站在他身边，轻轻地解开他的辫子，用梳子从下到上慢慢地给他通头，通了一百下后，拿白巾子把他脖子后和头顶的汗擦干净，再把头发重新编起来。

胤禛一直闭着眼睛，等福晋忙完，他握着她的手拉到榻前坐下，微微睁开眼笑道：“你也歇一歇，我在外头忙，你在家也不轻闲。”

她笑道：“我在屋里有什么累的？”

胤禛拍拍她的手，闭眼小睡起来。元英慢慢起身，带着丫头们都出去了。

胤禛这一觉直睡到金乌西坠，睁眼时看到隔着门帘的堂屋已经点上了灯，他躺着不动，唤人道：“来人，点灯。”

石榴擎着一盏灯进来，元英跟着进来，道：“阿哥，可要传膳？膳房把晚膳都送来了，我看着有道素锅做得极好，汤鲜味浓。”

胤禛“嗯”了一声，便抬腿出了里屋，元英跟在后面。

堂屋正中央支着一张八仙桌，正东靠墙的横几上摆着三支手腕粗细的高烛，照得屋里亮堂堂的。

西侧墙角的小几上摆着一个铜制宝船，船里盛着冰山，刻的却是小儿抱鲤的吉祥花样。东侧墙角的小几上摆着一座碧玉宝塔，塔内燃着驱蚊虫的香料，丝丝青烟从宝塔中溢出。

八仙桌右侧站着的是福晋从娘家带来的四个陪嫁，左侧站着苏培盛和四个上膳太监。

等四阿哥和四福晋上座后，这九个人上前伺候。

一顿饭吃得鸦雀无声，连碗勺相碰的声音都没有。

胤禛先尝了福晋说的素锅，主料虽是豆腐，汤底却是荤汤。他在天热时不爱用浓油赤酱做的荤菜，嫌味重，这是阿哥所膳房的人都知道的。就算这样，这碗一点儿油星、异味和渣子都没有的汤他也是一口没碰，只吃了两块汤里的豆腐。

幸好桌上菜品多，他一样一口也吃了个八分饱。

等他放下筷子，从头到尾只顾盯着他吃什么菜的元英也跟着放下筷子，虽然她只吃了六分饱，但也一点儿都不饿了。

撤了菜，她伺候他喝茶，见他不吭声不说话，只好自己找话题，就把今天抄了两卷经的事拿出来，从抄经说到昨天陪德妃说话都说了什么。

福晋语调轻柔，说的都是孝、忠之语。胤禛一边听，一边微笑点头，认真仔细地看了她今天抄的两卷经，道：“真是辛苦福晋了。”

元英温柔笑道：“不辛苦的，额娘平日也是这样。我不过跟着额娘学罢了，若能学得额娘一二分就是我的造化了。”

胤禛闻言只是一笑。

宫中女子不管是受宠的还是不受宠的，日子都是难熬的。无论底下她们是什么面目，露在外面愿意让人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一面。

抄一抄经书，手中拿一串念珠，仿佛她们就染上了佛祖的清高、淡然、出尘脱俗。既然脱了俗，那功名利禄自然就远离她们了。不沾染红尘世俗的美人儿，好像那些恶欲的猜测也沾不到她们身上了。

所以，宫中女子闲时念一念经，说一说因果，就像脸上的胭脂一样是每天见人时必备的功课。

从小在宫中长大的胤禛自然对此心知肚明。

福晋虽然进宫只有半年，但也已经慢慢学会了宫中女人的手段。

胤禛满意地握着福晋的手，说道：“福晋明白就好，只是这抄经也不可太累了，福晋一日抄一卷就行了，只要虔诚，佛祖必不会怪罪的。再说，这虔诚又不是抄得越多就越虔诚。”

他揉了揉福晋的手腕，继续说道：“这两卷抄下来，你这手腕可要受不了了，明日就不抄了，后日再抄吧。”

他让石榴拿来药油，坐在榻上给她揉了揉小一刻的手腕，两人才歇下了。

四阿哥如此体贴福晋，石榴和福嬷嬷等人高兴极了。她们站在堂屋，听着里屋榻上两人的动静响了有一刻钟才停下来，然后叫水，两人擦洗过后，换了被褥才重新躺下休息。

躺在床上的四阿哥倒是很快睡熟了，元英却久久睡不着，她睁着眼睛看着帐顶，瓜爬绵绵的帐子上丝丝蔓蔓，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瓜圆头圆脑地挤在重重花叶之下，让人看到就想起孩子。

她想她会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哥哥弟弟姐妹妹。

她转头看向熟睡的四阿哥，她能给四阿哥生很多的孩子，而这院子里其他的女人也能生下他的孩子。

她往四阿哥身边挤了挤，他迷糊着睁开眼，伸手把她搂在怀里拍了拍。

但她的心非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更加不安。

他会一直对她好吗？是不是只要她一直做得这么好，他就不会变？

可元英心里很清楚，不管她做得多好，四阿哥会不会对她好，却不是由她决定的。

她做得再多，别的女人还是会在四阿哥心里留下痕迹，会吸引他的目光。

元英痛苦地闭上眼，翻身离开四阿哥的怀抱。

她不能把一切都寄托在四阿哥身上，她必须自己站住脚，这样，无论四阿哥是不是会一直宠爱她，她都不会倒下去。

外间守夜的两个小宫女和两个小太监一直瞪着眼睛，时不时地瞄一眼座钟，当指针指到深夜三点时，外面也隐约传来了三更的提铃声，清脆的铜铃声在寂静的深夜里传得格外远。两个小太监轻手轻脚地去喊人提热水进来，两个小宫女则开始准备四阿哥和四福晋早起洗漱的东西。

膳房专管早膳的昨天晚上就没歇下，一会儿伺候完了主子们出门再回去补觉。膳房里专门烧水的灶间，此刻这里最热闹，门前半人高的大肚子铜壶排了一溜儿，里面全是烧好的热水。

各个阿哥院里的小太监早就两人一队地排着过来提热水回去，伺候主子们洗漱。

早膳备的多数是粥和面点，大锅粥全都是昨天下午就熬上去的，熬到现在豆子都开了花，米都熬出了油，香浓油滑。

面点从饽饽到馒头到咸馅儿的包子、甜馅儿的糕饼，五香的、芝麻的，素的有豆腐、青菜、香菇、鸡蛋，荤的有猪肉、羊肉、牛肉、虾仁，有蒸的、煮的、烤的、炸的。

从南到北，香的、辣的、甜的、咸的、鲜的下粥菜应有尽有。各色小菜，各院主子爱吃的那一口也都备齐了。

膳房的老太监姓刘，刘宝泉，人都爱称一声刘爷爷。另还有一个姓牛的和一個姓马的。刘宝泉是总管，什么都一把攥，牛太监管牛羊猪狗鸡鸭鱼，马太监管酒水和五谷。

一大早的，牛太监就去了庆丰司，他要盯着那边给他们阿哥所膳房送的东西是不是鲜活。这边只有刘宝泉盯着，马太监站在他身后。

早膳后阿哥们都要去上学，这一顿看着简单，其实最要紧。

等热水壶差不多都提走了，刘宝泉站起来走到院中，等着各院主子们叫膳。马太监紧紧跟着他，眼眨也不眨地盯着院门。

马太监想偷师，他觉得刘宝泉这人太精明，看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可人家有货都在肚子里。他这把年纪也不好再找刘宝泉认个干爹，只能这么紧跟着他学个一鳞半爪的。

刘宝泉却没空搭理他，人家心里有别的算计呢。他现在就在想，阿哥们什么时候过来呢？一早一晚的，这里头可有讲究。

第一个来叫膳的，肯定是四阿哥。四阿哥认真。

后面紧跟的就是三阿哥，他一向不肯争当出头鸟，但落到第三就丢人了。

五阿哥略慢一分，这是个不在乎的。

七阿哥和八阿哥一般是前后脚。这两位和阿哥所里就是垫底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即使这两位哪一天起早了，他们也不会头一个来提膳，显摆他比哥哥们还勤奋。

果然，先跑进来的是苏培盛的徒弟张德胜。他今年十三，山东人，个头略低，一张不长肉的瘦长脸，脸上带着憨厚的笑，若不是一直弓着腰，乍一看倒像外面街上的秀才。

这面相四阿哥看了一定喜欢，苏培盛会挑徒弟。

刘宝泉心里这么想，脸上笑眯眯地迎上去，问道：“怎么是你小子过来？”

张德胜离了有三步远就利落地单膝点地打了个千儿，口里甜蜜道：“刘爷爷好！师傅使小的来是给爷爷您请安问好的！”

论起资历来，张德胜管刘宝泉叫爷爷是正好的，苏培盛要不是伺候了四阿哥，也该管刘宝泉喊爷爷。

想到这儿，刘宝泉就想叹一声人的命天注定啊，就算当太监也有命这一说。他当年要是也能分到阿哥身边去，现在别说让人喊爷爷了，喊“祖宗”的都有。

如今嘛，刘宝泉对着张德胜都要笑脸相迎。

“也问你师傅好！得了，我也不误你的事，赶紧拿膳盒去吧！”刘宝泉边说边让开，接着有小太监领着张德胜进了膳房。

膳房是个两进的院子，左右通透，全是一路通到底的大敞屋。数条长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个个红木膳盒，主子们一天吃什么是早就定好的，膳盒里的菜也是一盘盘分好的。

来提膳的过来也不过是看一眼就让人盖上盒盖提上走人，也有临时过来想吃这个想要那个的。膳房左右两厢全是厨房，大师傅早就备好几个闲灶，以防有临时点菜的。

今天苏培盛让张德胜过来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四阿哥明显用膳用得不够香——也是他们伺候的人失职。福晋刚进门才半年，可能还没摸准阿哥的脉。晚上这顿倒好说，早上出门前是必定要吃点儿实在的，饿着肚子读一上午的书，阿哥就太辛苦了。

苏培盛交代张德胜，看李格格那边有什么吃的先端过来顶一项。四阿哥的院子里，还就李格格屋里的吃食让四阿哥满意，大概是两个人口味相近？

所以，张德胜在专放四阿哥院里主子吃食的这张桌前问过来了，小太监指给他看，这是宋格格屋里的，这是李格格屋里的。

张德胜“哦”了一声，指着那一小碟流油的咸鸭蛋黄说：“我看这个不错。”

小太监都不用他说第二句，便直接拿出来放进四阿哥的膳盒里，顺便还搭了一笼蒸饼。

“李主子最爱用这个就着这咸鸭蛋黄吃。”小太监还多嘴解释了一句。

张德胜笑纳了，又指着另外两盘青翠碧绿的菜问：“这是什么啊？”

小太监心里骂他瞎眼，嘴上却笑道：“这个是黄瓜炒鸡蛋，这个是清炒芹菜，那一盘是黑木耳拌圆葱。都是李主子爱吃的。”

张德胜一盘没落全要了，最后连李格格的大米粥都提走了。

等他走了，小太监哭丧着脸跑去刘宝泉那儿。

“刘爷爷，您看这可怎么办啊？”李格格的膳盒里只剩下了一份绿豆百合粥、一笼象眼小馒头、一碟乌梅糕、一碟香油咸菜丝。

刘宝泉也有些犯愁，他多做的那几盘确实是给四阿哥预备的，但是没想到张德胜这么不是东西，一盘都没给李格格留。

“赶紧的，再炒几盘！就这样送过去也太难看了！”他一声令下，小太监飞奔去厨房传话，再奔回来说：“怕是来不及了啊！要不，先用别的盒子菜？”反正菜都一样，换几个别的院子里不起眼的主子的菜也没什么。

刘宝泉看看天，摇头道：“不用，来得及。李主子叫膳都晚。”

果然，等菜都炒好了，李格格那边还没叫膳，刘宝泉直接唤了个小太监把膳盒送了过去。

小太监提着膳盒让人陪着进四阿哥院的时候，刚好被石榴看到，她看这小太监不是他们院的，却见他手中提着膳盒直接往李格格院去，心道难道是膳房的？石榴不由得撇撇嘴。别的院里的主子都是自己去膳房提，连福晋也不例外，李格格这边居然是膳房紧着巴结。待回到屋里却一个字也不敢提。